

寂
静



苍
穹
下

李初初
著

寂

静



苍

穹

下
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寂静苍穹下 / 李初初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7. 10
ISBN 978-7-5108-6291-5

I. ①寂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9159号

寂静苍穹下

作 者 李初初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970毫米 32开
印 张 10.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6291-5
定 价 4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新版序 一封鸡毛信

坐在时光罅隙里的我，该如何告诉此刻的你，我的心情，特别是当出版方决定要再版这本书的时候。还有，即将看到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。

不是年轻时容易泛起的兴奋与喜悦，也不是对时光老旧的默然怀念和伤感。

就像我在一本书里说过的那样，年轻时的书写，总是伴随着青春的冲动与精神的冒险，惴惴不安。我们乐意竭尽全力用文字表达自己，侍奉别人。甘愿耗费完自己的精力、时间和心血，于是，写那些文字的时候，横冲直撞，无遮无拦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

年轻时，我们尽管盲目、脆弱、自私，还有些许裹挟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爱上的，也许不光是对方，还有爱情本身。我们书写的，也不光是文字，还有我们自己。我们总是冲动，冒险。冲动冒险到别人对我们，我们对别人的种种情深，到了最后，直到走离很远的时候，才会有所领悟。

但还是那样简单而美好，不是么？

而这一些话，是我说过的吗？还是你说过的？其实，我是知道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但终归，并无太多不同。

因为本来我所讲述的故事，并不单单是我的故事。我所追逐的爱情，也不单单是我的爱情。甚至，我所写下的文字，也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文字。这些字，是写给我自己的，原本也是写给你的。原本是写给你的，也是写给我自己珍藏的——并不一定非此即彼。也包括，未来将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朋友，是写给你，或者他、她的，都有可能。

如今，从青春剥离抽身出来，已渐渐沧桑的我，再重新审视十几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以及那时的文字，仍会有一种灵魂脱壳般的游移感。我会远远回望，仿佛那是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，他的过去一片朦胧，但他有真实而空寂的脸，像青春时江边的芦苇，节节拔高，不是没有俊秀过，不是没有桀骜和不驯，它们欢呼雀跃，体态硕长，在翠绿的枝节间，写满内陷而深刻的诗行。

而转过身来，那些原本应枝繁叶茂的青春，却又似乎从未发生过。这究竟是应该归结为我的年华老去，还是说我们依旧年轻？

不管是这样的老去，还是那样的年轻，也不管是高过了层云，还是低到了尘埃里。我甚至想，这一切，或许应该就是你说过的那样，我们曾经的相遇，就是有什么东西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只是以我们为某种介质，终究是为了另外一个你和另外一个我的相见。我们，都只不过是他们的载体或者桥梁而已。

所以，不要说这本书是青春带给你的莫大荣耀，而这荣耀，原本也是给到我的。是有幸给到我的，原本，也是给到你的。借用你的话，就请容许我们，以现在这般各自的生活及状态，或者说一种本来面目，去替消失了的她与他，承接原本属于她与他的荣耀吧。

相信这不是矫情。

“如果你是我生命中假设过的这位女子，我必须要学会爱，学会放弃，学会编织人生最精彩的谎言，从而让你忘记。”你看，我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，或者说，没有做得足够好。

如果有一次，仅有一次，让我选择最能够记住的你的话，我想应该是这句，是一次你有意无意对刚开完“住在春天”演唱会的曹方说的：“你不会有那种感觉，就是，你看着她实现了梦想，就好像你自己实现了梦想一样。因为你看着她，看着看着，就好像看到了自己。”我希望，今天你再看到那时的我的文字时，也是如此。

从未有企图掩盖自己年轻时生活与写作上的稚嫩，如今才得以重新审视那些盲目、脆弱、自私，安放过去，也安抚内心。从不逃避青春的别离、伤痛与某些凋零，因为正是抽身而去后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些坎坷不平的维度与空间里，我们才能更好地重逢以及复苏。

什么事物都不会不在，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盛装。

要对得起我们曾经的付出和所有，还有，那些仍没有来得及实现的付出，和所有。

感恩亲爱的你，还有读到这本书的亲爱的读者，我们的相遇，是我的幸运与荣幸，祝愿在更加久远的今后，你与我，都能够收获本该属于你我更多的阳光与明媚。

李初初

2017年7月9日 成都

序 献给你

每次结束，就又回到了出发之处；而追忆，才是最远最长的旅行。所以，我要写的，不止是途中的吉光片羽，异乡的晨昏薄暝。我要写的也是曾经为之悲恸不已的过往，一段无比细碎，而又十分真切的光阴。

对于这本书，你可以说是一部心灵的挽诗、爱情的谶语，也可以说是一份浪迹天涯的情怀和一本抵死缠绵、黯然销魂的旅行笔记。它包含了我对文字的敬仰，对内心力量的珍视，对细微事物的怀念，对年轻的战栗与感动，以及对罹患漂泊宿命的灵魂的宽容与慰藉。它跳跃着，成为我的秘密之花，怒放在灵魂寂寞的角落。虽然，随着时光的泯灭，所有的一切都终将不可避免地化为一团柔软的灰烬，但我相信它会延续故事温暖的尾句，并掌握在我生命和生活的小小技巧当中。

我并不想过于表达行走的沧桑，也无意过多释放自己的情感独白，只是想沿着那些细密纷杂而又落满时光碎影的隐秘小径，打通自己曾忧伤集结的内心。

在路上，有如猛虎细嗅蔷薇。如果心中真有一头猛虎巨兽，它是否能够嗅到那芳香带露、相伴生命的美艳花朵？这样的一次书写，我更像是在将自己的思绪反复浸泡、冲印，尽可能让自己回归到记忆的“暗房”之内，从而将生命的底色和人生旅途上所历经的绚烂风景，沉淀在积攒久远的时光胶片上，并且显影。

“我和这个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”，而最终和解。对于旅行，对于生活的过往，对于情感，无论是结束，还是再次开始，我都会告诫自己宽容与仁慈的重要，因为除了对事物美好一面的感恩与崇拜，除了对记忆的善意呵护与珍藏，我那原本行走不止、追忆不息的内心，已经接近一无所有。

这是我的青春，生命光束中的光束，历史中的历史。现在，我把这样的一段旅程，一条个人成长的路径，以及对遥远山水的魂牵梦萦，自己视觉与精神的双重盛宴，都一并羞涩地呈于你的面前。我能感受到它们对我弥足珍贵，所以，献给你，此时此刻，亦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恩赐。

谢谢时间，让一切变得温暖。

李初初

2011年初夏 北京

目 录

1	滇西北：趁年轻，回到白马雪山	0 0 1
2	新疆：想念远方云朵	0 4 3
3	青海：天堂的马肚子含毒的野花	0 7 9
4	西藏：点多少酥油灯才能濯亮一生一世	1 1 7
5	尼泊尔：莲，在雪山大神的足尖上	1 5 9
6	川藏、滇藏公路：贴身温暖，而又如影随形的纠缠	1 9 5
7	稻城：雪山仿佛	2 2 3
8	巴丹吉林：浩瀚沙海的柔软潮汐	2 4 1
9	漠河和雪乡：找北	2 7 3
	后记 那些路途上的荒芜与亲密	3 0 1
	附录 谢谢时间，让一切变得温暖	3 0 9



滇
西
北
：

趁年轻，
回到白马雪山



当奇异的云朵不断从头顶上空掠过时，我肯定自己又一次回到了梦中所出现过的白马雪山。
是的，趁着年轻，我无数次地来到过这里。 / 宗小诺 摄

几年前，我从地图上开始竭尽所能地寻找一座雪山，

一座叫作白马，或者白茫、白芒的雪山。

这个名字源于当时一位同事制作的一个节目，节目里，我知道了有这样一座雪山。从那时起，我本能而又执著地认为：那里一定是和我心灵相通的地方！

由此，我坚信那里一定是我所要寻找的内心世界，正如多年以来，不少人在致力寻找英国小说家詹姆斯·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——香格里拉一样。

一座叫作白马，或者白茫、白芒的雪山。如今，我真正来到这里……

面对玉龙，一些细枝末节

我终于来到，滇西北，我的秘密之乡。时间，如同一幅刻画在牛皮纸上的地图，已在不经意间，用所生的枝枝蔓蔓，勾勒出了阻隔你我的距离和所有的千山与万水。

错过。

失去的记忆，将永无消息。我并不曾遗忘，真正的原凉安静得让人止步。每个人都彼此坚定地走在各自的路上，任所有花朵，零落成泥。

2005-04-27

时间回到2005年，我要把身体蜷缩起来，半眯着眼睛躺在长途大巴车上，趁着夜色翻越滇西高原那些沉默的山峦和泛着碎银般光亮的河流。在黎明到来之前，天光显得更为幽暗的那段时间里，伴随着身边出现的一座古城，我的视线，紧紧攫取了窗外黝黑天幕下开始微微显影的一座雪山。

车内，人们产生的小小忙乱与骚动，让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丽江，来到了这座滇西北的高原小城。我十分确定，此刻正在显现出轮廓的雪

山，就是我心中向往已久的那些雪山中的一座——玉龙。微弱的晨光中，她那洁白的峰巅，在墨蓝色的天空下像一团棉花般轻盈柔和。在我向她遥望的时候，她飞动起来，很快阻塞了我的毛孔和全部的呼吸。刹那间，我已被她的肆意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四肢动弹不得，全身上下一阵冰冷。

汽车带着我在这座高原小城里继续前行，然而我的意识已经停留在了身后的那座雪山之上。丽江是一座“精彩纷呈”的城市，据说这里是一个让背包客艳遇频发的旅行高烧之地，一座令都市“小资”和“白领”中的情感冒险者们亢奋的天堂。对许多人而言，来到这里，可能更多意味着一次旅行、一段时光。但对那时的我来说，却包含一段锯齿般细密、交错，并起伏绵延的奢侈梦想。它们像是滇西公路上那些断裂了无数次的肠子似的穿山隧道，历经漫长与曲折，然后一节一节，并不十分连续地通达着我的愿望。

我来到了这里，滇西北，我的秘密之乡！我的秘密之花在这里颤鸣着而迎风开放：几年前，我曾经在内心里许诺过一次朝圣般的旅行——从川西进入云南，去滇西北依次看梅里、白马和玉龙三座雪山，再从丽江前往大理和昆明，然后向南一直到达西双版纳，再从那里进入缅甸和越南，然后去尼泊尔看喜马拉雅山，最后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，回到中国境内的西藏。

订下这个计划的时候，中旬还没有被命名为香格里拉，我对喜马拉雅、藏区、滇西北还知之甚少，甚至，我对这里几座雪山的具体位置都几乎还没有搞清楚。但是，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却在地图上竭尽所能地寻找“白马”雪山。这个名字源于当时一位同事采访制作的一期电

视节目。在那个节目里，我知道了，在中国云南的确有着一座叫作“白马”的雪山。是呀，多么幽雅委婉，多么动人心魄，多么充满灵性而又诗意：“白马！”如同我少年时期写过的诗句一样：“骑着红马的美人在雨水里缓慢离开/骑着白马的少年，正自挥剑前去！”

从那时起，我本能而又偏执地认为，那里一定是和我心灵相通的地方，一定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内心世界，正如多年以来，不少人在致力寻找英国小说家詹姆斯·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——香格里拉（藏语称之为“香巴拉”）一样，我感受到了来自一座雪山的神秘召唤，那里有雪域高原的纯粹与悠远，有神圣湖泊的美丽与明净；那里是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，也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的所在。这种暗示与召唤，让我欣然向往，并冲动不已。

而此时，当我尝试着进入滇西高原，开始真正寻找那座叫作“白马”的雪山，开始自己一连串的“秘境”之旅，我已仅能只身一人。因为那段充满乌托邦式幻想的蜜月旅行，已在不经意间破灭、消逝。那个被我称为“红马”的女孩，已从北京回到了她的家乡新疆。一次，在与她及她妈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长谈之后，我不知道是自己主动放弃了争取，还是被动选择了决裂。就那样，有始无终。最后，千里之外的那端，电话听筒被重重摔下，此后传来的，是一串让人心碎的嘟嘟声。

离开，缓慢离开。少年时期的那句诗，竟鬼使神差般一语成谶。于是，我从五月里还有些阴霾潮湿的北京来到了彩云之南，来到了这个天气晴朗，地面上白花花一片的西南，中国的阳光灿烂地带。而我来到这里，究竟是为了将心头堆积的情感困扰一一摊开来晾晒，还是要开始履行内心曾承诺过的一次朝圣般的终极之旅？当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

但我知道，之所以来到滇西北，来到丽江，我仍是在刻意寻找那座雪山：白马，或者白茫、白芒的雪山。从地图上看，它是位于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、梅里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那座雪山；它是国道214公路从中甸通往德钦时，在金沙江奔子栏附近所要翻越的那座雪山。

趁年轻，让我回到白马雪山。当然，它又不光是地图上所标注的这座雪山，它甚至可以是整个滇西北，整个大“香巴拉”地区，整个青藏高原，整个中国，或者是整个喜马拉雅南北两面雪山中的任何一座。正如我后来所寻找过的其他地方和其他地方的雪山一样，只要那里存在着与我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。

当我第一次来到滇西北，来到丽江，在马帮曾经走过的青石路面上，我眼望着一座洁白的雪山和一座青灰色的古城，内心充满了荒芜。

记忆回到之前与她分手的冬天夜晚，我依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某座高楼上，看着玻璃窗外，街灯仿佛正在深夜里凝固，汽车的尾灯拉出一道道漫长而又曲折的弧线。抬起头，我看到幽深的天幕上，漫天的雪花从上面四散开来，像一只只冰冷的蝴蝶，在寒冷的夜空里坠落、飞舞，无声无息。那一刻，痛楚弥漫全身。

雪。

终年不化的白雪，始终覆盖在寂静的山顶，那该是多么难以言说的伤痛啊。遥望着玉龙雪山，我觉得自己，是身不由己地要来到这里，仿佛走在一条归途之上。